

舜水先生文集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國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書二

答林春信書

僕初入國門之夕因逢間服暑泄瀉潦倒瞶  
眊偶得台兄新詩讀之霍然而起謾如松  
下風涼爽入人襟際疎如食袁家梨津液  
溢於齒牙意言之外別有一種超邁之氣故

僕熱病為之頓除耳何地無英俊僕長崎之  
言驗矣丞欲圖一晤緣新來東武未諳國俗  
而獲行使者受鎮巡命不敢輕舉一事又快  
快而止八月初吉夜過友元翰史出台兄答  
書之草讀之益諗妙齡淹貫果自天才造詣  
愈深莫能窺涯際已昨夜奉翰札執禮過謙  
僕衰朽遠人於名賢無能為役而乃自抑如  
此耶緣蠅頭小東老眼瞇糊視之為一片雲  
霧故未敢即答滯延為歉七日之約頃以公

事來辭大約改期於他月也先此率復尚容  
面佈不宣

與野節書二首

文章匠翼世教必使宜乎義合乎禮協乎萬  
人之情非徒以媚悅一二人而已甚不可以  
苟焉況乎錫之金石者至若文之工不工則  
係其人之才思學力豈能勉而至也要當使  
其規模不失耳韓文公作碑誌表銘識者詆  
為諛墓之辭豈非曷黎之一玷愚意使後之

人非之不若使今之人譏之又稱謂者題之  
於石愚智之人未讀碑先看題舉目見之更  
當斟酌院名則不系竟書國史編纂官勉亭  
林內翰二字今為中翰於補文學結官二者  
何如若秀才則貴國國俗中原甚輕之三者  
擇一用之稱謂不宜甚高不宜稍卑高者論  
也卑者傲也論固不肖傲亦不肖也惟高明  
裁之昨諗東武立碑不甚多恐工人鹵莽則  
鑄畢印摹不雅故敢僭告碑石須極細膩以

細砂巨石磨礮之砥平如水光潤如鑑先上好墨而後書丹僅稍有低窪字雖在碑印摹便不能及視之則模翻不雅觀時愛及之越俎而代庖矣上公處文昨已發來改定即當錄奉前約今夕及明日過談希示期以便顯候一時乏柬此非體也幸恕古人初入仕者亦稱秀才未有食祿秀才者

二

新歲未遑趨賀先承枉駕兼叨遐祝深為感

誦若使僕復見漢家春則三國之福豈惟僕  
與台臺壇沾玉帛喜氣融溢而已然茲事體  
重大恐非老朽病孱之人所能待也僕物故  
之後此事必無望矣何也中原廓清僕得旋  
歸和族僕一言之發宗戚鄉黨施及郡國無  
有不信之者若他人則不能知知之已不敢  
言敢言已必不能為徒使千百年盛事委之  
草莽可惜也故知非老朽病孱者所能待也  
別惠徽墨一丸如圭如璧謝：昨失記王氏

子乃晉卿非宗漢乃帝塔也有畫莊周文全  
全不憶徒得一二語耳

答野節書十首

來書有茶籠三年有  
成固禽庭柯等語

十三日竟日奉教分夜而歸酣暢隆情遂忘  
久擾次二日奔走不已望月歸寓又復眩暈  
大作卧不能起十七日不得已移居竟不及  
走候罪甚謂白臺感冒耳一汗即愈不謂尚  
未霍然時下寒熱不時惟祈大為珍重必使



勿藥為佳別有後命讀之驚愕僕以中原不  
堪腥穢但得留止貴國為足故求十畝之園  
抱甕自灌絕無他求也一二年來多方覓之  
不可得今歲纔得數畝燒塿之地議價未成  
而上公之命至彼時即不能遂其初矣自揣  
疎慵豈堪冒昧然通事必不敢鳴之鎮巡鎮  
巡必不敢鳴之上公轉展懇辭必注意外是  
故勉強而來非謂其能賢也即使收之藥籠  
亦不過菰苓澤瀉耳後命之所期此貴國君

相賢仁之事僕竇拭目引領而望之三年有成僕亦幸託足為升平之民已久困風塵驟遷廣廈出谷之鳴比於睨眄況復園禽庭柯清風明月悅目賞心足以自怡乎人苦不自知僕才庸下無足比數閉門掃徑教授童蒙擬之抱關擊柝其任易勝其效易見過此錙銖則溢於量矣雙禽之惠畜之窗下當覓一石以立鳴雞又復益之以水晶葡萄一管秋風八月馬乳斯肥時潤枯喉方之瓊液雅愛

疊承豈辱軀所能勝也昨容臨貺絡繹夜半  
斯畢今早大為舊病所困奉復遲慢又不能  
為小楷均祈原宥

二

前夕令弟過寓詢問興居且以久不晤言為  
快令弟所諭似亦未知尊恙讀翰教始知病  
氣作痛不止又染風疾竟毫不聞知僕真可  
謂井底蛙矣僕聞之不禁媿詫賤恙起自望  
日兩三日內稍可渴想晤談明日枉駕甚妙

遲之遲之上公臨蓬華僕亦感亦媿然不敢  
侈為一身之榮也貴國習為驕貴未知下賢  
之禮今上公高才博學而身為之嚆矢貴國  
王公大人或能尋繹其義庶幾卷遇則貴國  
之賢者老者均有起色矣若僕則非其人也  
然台臺尚未其他也得一美饌手自調治特  
遣親信使臣齎賜僕少有微疾則憂形於色  
如此誠意必不可得僕僕檄謏陋惟懷報而  
已請事均俟明日面談茲不一一

晤言之夕一事不能盡原約五六日再來何以期而不至公事旁午耶或慮蚊蚋鑽研耶僕亦為此將暮便爾入幕殊無意致一種咬喝者固自可憎雖或牽人心緒猶可隄防又一種怯似無聲無臭啗人腠膚使人不知不覺不肯使人痛反使人渾身麻木作癢遍體芒刺捉摸不能搔爬作楚以致潰爛陰惡真不可當也思欲作一紗厨以禦之此物雖

巧於窺伺亦當無如我何今雖貧亦或可以  
勉為之但念先父母墳墓近城市恐遭虜人  
殘毀先祖及高曾墳去城皆不能一里陰木  
修拔通邑所無高曾墳與陽明先生祖塋比  
鄰其樹木之美槩不能及荒墜虜人求大木  
造船此必遭殘壞者又祖宗祭祀未修是以  
轉展思惟不敢身處安逸耳然日夕遭此輩  
陰損侶亦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奈何欲俟  
高明至往復義理而後決之三四日內枉顧

且當權用粗麻帳幔單之么麼雖善乘隙亦  
當無計以肆毒螫台臺毋深怖之也諸容晤  
聲

四

偶聞上公車駕辱臨僕涼德不敢以古來高  
士待君侯之禮待之恃愛暫假一圖一瓶以  
隨世俗之習幸蒙慨允竢晴好當馳力走懇  
今日大雨如注乃承命使持來感媿極矣統  
容面謝來諭答策萬一不中雖連篇累牘不

倦即此猛厲自能破的矣敬服敬服為文不  
患不佳患無此決志專力耳有此氣力自堪  
為貴國鼻祖預賀上公文極雅才極高此得  
之天成今志力專於治國輔主似須遜台臺  
一籌矣來畫先壁張二水字一幅策文領到  
稍暇改上不畫上公之來尚稍遲有暇幸過  
談遲之

五

屢接丰容氣度自然有德之徵采之與評益



為足信大路五穀較量親切五穀尚可不備  
更為勘到之語豈患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  
察工夫既得日新自程景行在望體胖神怡  
所到甯有限量非若彼純弄虚脾瞞人至老  
死而不覺也惠我花籃芬芳滿坐彷彿移春  
之檻意欲飾陋室為芝蘭乎銘佩無盡茶匙  
一張奉覽昨日答問二紙並上勿翁姓名字  
官銜幸一一示知今日賤體稍可欲為之作  
記也來書情意周摯語意絕無大過無煩點

簡並復

六

晦明風雨初見情深丙夜言還猶懷躑躅今  
晨入直方慮花磚日影之移乃復使命諄諄  
瑤函奕奕禮意懇懇言詞鄭重遠人得此淪  
於肺腑又復引以為罪謙先得無太過乎出  
之者既已太過受之者奚能復堪時因趨送  
上公不能勒械奉復統惟原宥別諭受姓受  
氏從古皆然匪今創見我以王父字為氏或

以邑為氏以邑為氏者如陽如展是也食采  
於其邑故即以為氏耳無可疑也草率布復  
尚容面齧齧不宣

七

僕亦何能見道特望之耳至於道腴仁熟豈  
敢謬膺台臺以五穀比道非入其閭與不能  
及此隻語今之求道者輒求八珍而適口故  
求之愈難而得之益寡其亦知道在五穀乎  
然世俗之見未有不厭其平澹而無味者矣

其流之弊可勝慨歎昨得報謂台臺晚當過  
設喜而延佇然終不能潔壺餐以餉從者良  
以旅卽裸露非獨侏儒一節之驗而已台臺  
以為過於太牢僕何幸而得此哉古來貧士  
脫粟羹藜以羞貴客者多矣未嘗聞有此滋  
味也僕幸矣幸矣昨暮喜極竟不知羸體為  
疲又辱注存益增感媿遺聞心史道服均願  
到卓園坐禱已附感使奉覽非能佳止僅存  
體製已耳不盡家國之感不去心亦不須典

籍激發也并復

八

朋友之道德業相長為本飲食燕衍其末也  
質誠敦洽為良虛恢文飾其敝也即如飲食  
有則八珍可羅無則瓜瓠之羹蔬糲之飯可  
以共飽主不必以烹葱剪韭為慚賓不必為  
饌玉漿瓊而作疑按一作字是所謂素交也是  
所謂質任自然也素質自然可久之道也僕  
平生交友不多然而數十年之久死生貴賤

貧富不少渝者用此道耳至若望霓時雨瑜  
則豈敢瑜則豈敢連日意不適又熱極奉復  
稽延幸原之遵命撰竹如意銘錄覽祈改定  
何如示下當即書上

九

前月是日捧讀翰教并惠佳蔬臺盤謝謝是  
日侵晨僕眼角生一赤瘰開闔俱礙不能奉  
復所諭諸事口授來評惟續鼻禪失記先年  
何故言及於此但語來評云此下役操作之

衣昔司馬相如著犢鼻褌與孺保雜作於臨  
邛市欲恥卓王孫也非君子之服去後因思  
此物雖未經見然亦可以意為今之耘田視  
大類此式比之時俗之製似為得宜後十餘  
日復四垂問因目疾未愈又加以眩暈咳  
逆尚不能答今一月矣勉強把筆統非原宥  
本欲製一奉覽因僕處無針工又無女婢是  
以不能幸亮之前諭桐木湯婆府上有此種  
否有則不論新舊借來畧看即奉還

十

所論唐禪北人謂之禪子西人謂為袈衣一  
物也韓昭侯敝袴待有功即此也僕在敝鄉  
袴要短六尺三寸其背處僅三指餘著時猶  
可脫則黏帶不爽至於更衣之際尤為拘急  
兩胯開張甚則撐裂欲稍恢弘之而賤荆夔  
段遂爾因循舊貫今者日漸羸瘦腰肢削弱  
所服褲要五尺二寸比先時已六分去一矣  
而掩合之處乃過尺餘或行或立時致眠落



蓋以曠蕩而無紀止今覓得窄布為之要僅  
四尺五寸似為適可但紵布稀粗不堪耳謹  
奉上一條希炤入要疋之長短當量者體肥  
瘠而為之若小大違宜服之終不得其當勿  
咎袴之製不善也承借桐木湯婆奉璧謝  
餘賸聲不宣紗羅紬段絹均易裁製惟紵必  
藉邊幅有廣葛一段賸之三四年欲換成衣  
為之而無其人悶悶

與木下頁幹書

遠遠之類遙遙千里第別後即膺大病惛不  
記時略一計之已十六月矣十六月則五百  
日也古人喻日為秋喻月為歲或云山高渭北  
或云日暮江東其所以言思者至矣然未知  
其所思者何等也其有威德謙光如臺下者  
乎其有腹笥若虛如臺下者乎其有寬直惠  
和如臺下者乎倘有一人而備六德其相思  
不置不知又作何摹寫也台喻一不為少百  
不為多此議最為精絕但以道德典故專屬

鄙人弟則何敢自居當與明廷各盡其半耳  
此時政在危篤無疑之際不能報書兩承華  
翰不復兩惠嘉魚不謝況臺下有鵲鳩之憂  
又不能作一緘奉慰雖屢託剛伯申謝終以  
未致手書為恨而臺下乃壘：不已屢作國  
書下問蓋病廢之軀自不足齒於人類況可  
求之於禮敬之間乎臨危之病其後兩股強  
直者百日忽爾變為蘧篲蘧篲不已又輒變  
為戚施詩人極其醜詆不過以一端狀之耳

弟則一身而兼之又且加以腫毒四閱月而未瘳近雖少可尚未能箕踞況危坐乎以此負戾臺下亦未能盡原之也與師儉處書問重疊亦未能一字相報令伯兄大故今臺下服已闕不敢另書以弔令姪尚在線經之中惟作一柬弔唁幸致之為感其哀深切厚愛詳諭其父一年有餘並不別生枝節此生亦安心就養弟逆旅之中大得其力此誠臺下之大惠也長公不及另書唯希道意會晤

在即不備不莊統衍崇炤

答木下貞幹書四首

去秋與村顯思屢言台臺才德與舊日所聞  
同符誠願望見顏色酌取仁賢乃今春尚在  
苦次未得一奉言笑及顯思暑中一晤次日枉  
駕惠臨即於次日策鞭北歸政如走馬閱錦  
夢中邂逅未得少致綢繆忽焉驚覺所謂素  
心人數朝夕者果如此乎渭北江東不勝盼  
盼矣仲夏瑤函貴捧止讀增慚偶得便鴻即

欲裁減奉復奈此時賤疴日甚不能作隻字  
徒快：而已台臺乃不過督又復錫之翰教  
餉以多儀登拜之間可勝怙怙屈指晤言尚  
在一年之外明年此日七十衰頹敢自期乎  
來簡稱謂過謙此士大夫施之達官大老者  
今台臺一邦名下而第異國敬材安敢冒承  
重典即欲舉莊東究璧特恐首邦聽覲未及  
反致驚疑故因循中止耳已後萬勿仍前更  
叨愛厚台臺與故門人安東省菴聲息漸近

都中車馬鱗次往還曾一郵紙相問在外具  
不腆少申鄙悃不棄輶褻惟祈鑒函

二

仲春之望捧讀翰教雖在千里猶如面談又  
且疊承嘉惠感戴之深筆不能盡因知闔府  
駢禧而即吉之後庶務咸萃才高意廣自昔  
皆然無足深恠者第拙劣蒼髯惚恍疲念新  
正辭宰相上公並欲西歸而上公不允意甚  
懇摯弟念歸既無家而又義不容恕是以不

得不留然不稼取禾不狩縣特撥之於心轉  
生媿汗耳乃自初夏以來纏綿病德蒲節之  
後一病幾於不起雖復叨蔭瓦全而雞骨雞  
皮手足競：戰：燭已見跋幸遇風恬氣和  
猶可保其熹微之炤輕颺蕩之奄然滅熄自  
然之理也源剛伯質性易良氣度冲雅誠為  
學道之器前者弟在病中益見其肫篤周全  
和氣藹然可爛心甚喜之然觀型既無足法  
而所處又極寡聞私懷悵惘如何可言久稽



裁復為罪諒台臺必聞其詳不盡欲言統祈  
晤馨瞻望非遙慰茲饑渴貴友安東省菴近  
有書相候否不知安好如何

三

前者雖不能時接芝眉猷承珠玉猶自謂室  
邇人遠今也相去千里徒使人日惘惘耳昔  
有田舍老翁兀坐短簷曝背而喧食芹實而  
美遂裹糧擔簦操此而欲效之其君雖其事  
可笑而其意則誠矣今弟之所獻於臺下者

不過芹之實耳食之不發於口已叨過愛況  
復懇言謝崇執謙退乎其意則誠而其事則  
可笑矣顯思橋梓翁壻書辭悃歎皆臺下潤  
色鄙言使其感悅誠能奮發興起超然出羣  
則朋友之益人其功自不淺淺也剛伯十六  
日已到可稱信人因知臺下途中安穩深慰  
鄙衷正成楠公傳聞以忽冗未構今已促剛  
伯累其事贊戰功不必作傳也一到即當題  
贊奉上幸惟以此意達貴國君為懇弟時下

藉庇無恙殷勤念慮敢不勉為節音以副盛  
心遠頒越中白紵貳疋拜貺為慚因使附謝  
可勝耿耿

四

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非欲其文辭雅暢黼黻  
皇猷而已誠欲興道致治移風而易俗也自  
非然者經綸草昧之初日給不遑何賢聖之  
君必以學校為先務哉禮曰學則善人多而  
不善人少夫善人多所以興道不善人少所

以致治今貴國君英年駿發慨然有志於聖  
賢之學斯貴國之福也獨是狂瀾既倒之日  
乃能力砥頽波未諗何以遂能臻此茲遠源  
氏子就學於第事甚尋常而來教則大為鄭  
重蓋人君之好惡向背則一國理亂之關而  
人民禍福之樞機未可苟焉而已源氏子誠  
能祛除俗務潛心力學身可為法言而有徵  
獎率後進拯救癡迷則剛伯為貴國之功臣  
若或不能仰體君心優游歲月抽黃對白綺

靡祀糠行垢不泮德缺不補使武人俗吏佞  
邪邀福之徒指摘之以為口實曰某儒者某  
儒者則剛伯為名教之罪人剛伯既有罪已  
弟庸得有功乎是以屬望之心為更切耳使  
其青出於藍冰寒於水則弟亦與有榮施矣  
獨幸其風度溫和質性馴謹充之以奮發振  
興必不煩於過慮聖賢之學行之則必至為  
之則必成譬之農夫然深耕易耨則堅好穎  
粟鹵莽而布之則滅裂而報之矣非若他道

荒繆可望而不可即可喜而不可食也本欲  
詳悉奉復奈何交淺言深古人所戒殊不禁  
筆端津津欲滴已

朱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國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書三

與本多重昭書

瑜也。草茅寒士。飯土簋。飲土劍。乃其宜也。況乎遭天不造。去國萬里。不能雪恥。除殘。徒冀因人成事。夙夜愧恥。何日爲心。至於祖宗墳墓。兄弟妻孥。全毀存亡。均之力不可及。憂惶

永歎如坐針氈。是故羹藜衣敝。不敢曰古制。自豐而下。愚無知。謂爲吝嗇。騰之謗譏。區區此心。豈求此輩知之。近乃淡蒙愛厚。種種難名。言。鰥生當此。實爲逾分。十四日承命。使臣賈貺。白玉卮。壹柄。菜丰臺盤。壹座。水晶盃。壹擎。瑜也。聞言。悚惕。啓積。驚慚。璀璨精華。必非常布之器。玉杯象箸。豈與葵藿爲群。再三固辭。使臣堅執。不允。不得已。覲顏。勉留。靜念。猶然忸怩。惟願邦伯臺下。翦茅。斲楠。恐四境。



猶有風雨不蔽之民。王食錦衣。保間間能無  
半菽不飽之子。古之賢君。莫不<sub>下</sub>君如傷之心。  
著勲業於天壤。垂聲譽於無窮。儻臺下能宏  
此遠圖。瑜雖飯糗茹草。亦附青雲。而不朽矣。  
不盡謝悰。統容面布。

與鍋島直能書三首

春日遲遲。倉庚載道。人歌去思。鳥飛紅杏。均  
足樂也。僕不能親挹韶光。共<sub>甲</sub>虞折柳。乃更崑  
使遠存錫<sub>レ</sub>呂<sub>ス</sub>多儀。感媿益<sub>レ</sub>渙切矣。去冬承命。

呂下川三省見委此子溫厚淳謹僕望其大有所成此爲下僚之子而臺下能知其可教則間閭無遁情矣是臺下之明也其父力薄不能教其子而臺下事事爲之經營且使其俯仰無虞得呂專志於學是臺下之仁也世誠不乏英才但未有仁明之君如臺下者故多棄之泥塗之中耳夫賢才固君國之重寶而世之諸侯守相金錢溢於府庫幣帛腐於封樁或者耽悅玩好或者馳意聲色狗馬至

於培植人材則不肯落其一毛。臺下如此舉動固一世之豪也。僕日夕以此勗三省。且臺下今日身自樹之。異日身自食之。固非無益。特世人無此遠見耳。時下曰僕有水戶上公之議。過於矜慎。欲呼令歸國。又云欲先携往江左。並無翰札。但憑使臣口傳。僕不敢遵奉。若果有此意。亦未爲計之得也。臺下不知僕之不肖。而遣此子遠來就學。既已誤始之。便當誤終之。今日何所見而去。若云先至江

戶候僕此萬萬必無之理。是欲其入而先拒之門也。水戶上公曰至公無私之盛舉而三省又舊冬來學之弟子。即使善怒不怒虛舟之觸。況上公之賢明。聞於通國耶。種樹而搖其根。搔其膚。非不愛其樹。然非所曰生樹之道也。惟高臺始終玉成之前者。三省爲臺下之私人。既奉台命而執質於僕。則僕與臺下共之矣。僕撫之如慈母而督之如嚴父。在三之誼。僕有其二。而臺下有其一。固未始有所

輕重也。僕生平一無他長。祇此好善惡惡之心。切於肺腑。故明末不肯仕進。端爲此耳。惟高明炤察。書不盡言。外具十條於別幅。就煩來使面稟。更有壹條。不敢輕易唐突。已只授使臣。必能上達也。賤疴忡急。不次不莊。統惟原亮。

二

春間自水戶回。日久不奉言笑。亟思一候芝眉。且仲春比屋之災。回祿及於貴邸。亦爲

之慰藉。奈此時賤體病劇。而諸務又焚集。必不能遠道修候。且台駕就國。亦不能造邸送別。至今爲快。每每與人見友元兄言誦而已。七夕前。盛使遙臨。捧讀翰教。知旌旄於前月。初五日蒞鎮。途間車馬舟橋。調良穩泛。三省亦附驥平安。深慰遠懷。且承佳貺。賁然甚愧。無功而受。然遠惠不敢却。不得不腆顏登拜。謝謝。舊日三省來學。荒齋愚未知爲台臺之僕。恐辜台臺之託。未免過督。且招尤。若早知。

其詳務爲寬縱。愚亦不致勞神。弟子又多適意。彼此豈不甚便。今悔之無及已。雖曰仕於家者爲僕。然終與僕隸下人有間也。千里神馳。憑絨瞻源。不盡願言。統惟崇炤。

三

某罹中原大故。適貴國。日求全私。謂貴國幅員廣大。物產富饒。必有賢明之君。必有好義之主。古道鑑衡。必將庇佑。是日不謀家人婦子。子身長往。適當嚴禁。通播去來。昨成果蒙

破格留止。慰藉加隆。雖稔聞老先生大人問  
下勵學自修。上達下問。曰先王之道。齊其俗。  
曰堯舜之性。善其身。德業欲崇於泰嶽。猶且  
求益於土壤。聞望既輝於素舒。尚復資明於  
燭火。儼然使命。曲致慙勤。蓬戶燦裏蹄之光。  
陋巷詡干旄之賁。卻回懼冒不恭之罪。登拜  
實懷無功之羞。風土既殊。禮宜或異。雖切樞  
趨之意。難專傾慕之誠。先達荒緘。已同神速。  
率泐附謝。統冀鑒涵。



與大村純長書

憶昔初識荊州。於今十四年。自至東武。十一年間。僅得一瞻芝宇耳。其餘皆想像思懷而已。今已當大歸之際。欲俟臺下。入都趨貴邸。申契濶。或不致臨事匆匆也。乃且積疴未痊。眩暈仍作。寒熱往來。未能如所願慮。去秋通國多罹水患。西土亦致災荒。未諗貴治得稍優饒。若亦不免於此。則萬民嗷嗷。皆有藉於含哺。而仰沫。此政仁人君子焦心疾首。日處

不遑寧息之勢。亦政盤根錯節。大展生平才  
學之時。道遠音稀。未知端委。公務之餘。幸稍  
稍教示之。外具江珧柱十枚。將意深慚。輶褭  
惟希鑒存。不宣。

答加藤明友書二首

竟日厚擾。欵曲綢繆。石磴扶筇。陟阿觀海。轟  
鉤澎湃。蕩滌心胸。日夕披襟。對此足目。匯納  
百川。尚何有紛紛未定。得目干我神思。誠哉  
其爲萬里流也。下問數條。如食之有菽粟。衣

之有布帛。民生日用不可一日廢者。所望力  
獎當軸實實舉行。勿徒僅託空言而已。然世  
人喜好不同。或愛聯綴。柵葉採茹草實。則亦  
無如之何矣。若呂貴國爲褊小。爲東夷謙讓  
不違。則大不然。貴國今日之力。爲之尚有餘  
裕。昔者滕壤褊小。不能五十里。一旦舉行學  
校。猶且未能究其功用。而學士大夫至今猶  
嘖嘖稱之。今貴國幅員廣大。千倍於滕。而百  
倍於豐鎬。而物產又甚饒富。失今不爲。後必

有任其咎者矣。至若曰風物禮義爲歉者。則  
建學立師。乃所曰習長幼上下之禮。申孝弟  
之義。忠君愛國。而移風易俗也。何歉焉。惟期  
銳志舉行之。僕生於越。而貫於吳。周之東夷  
也。擯而不與中國之會盟者也。斷髮文身。侏  
離椎結。曰禦蛟龍魑魅者也。僕荒陋不足數  
然自漢呂來。文物軌章。何如者。今日之吳。與  
越。則天下不敢望其項背矣。舉凡亘古聖帝  
明王之都。賢哲接踵比肩之鄉。亦拱手縮胸。

而遜讓之矣。顧在作人者何如耳。豈以地哉。

二

伏以履端之慶。增長埒於春陽。駢祉之臻。榮茂萋乎卉木。燕喜通夫一國。雀躍先于遠人。恭惟老先生閣下。武文全畧。知勇奇才。天錫以穎異之資。偏能好問。而好察。世載其高滿之位。最勤下士。以下人。政治祖治。三謀講讀。窮搜二酉。親賢如渴。未必謀之父。兄百官。見善沛然。即今已爲出類拔萃。聖賢亦猶人耳。

堯舜奚不可爲之瑜所。且企望良深。晤言獨切者也。初二日。旌節賁臨。即圖瞻對。緣耳目孤陋。聞知己爲後期。旅寓迂迴。奔馳遂爾。難及。適遇鎮公。燕會不敢坐候。回車訛傳。次日星旋。不能伏謁。行旆鄙懷怏怏。不知何日重瞻台範也。後承命召。即刻整冠而趨。忽聞國事相催。前旛已發。又復中道而歸。及林道榮至。謂閣下垂注無已。延佇再三。誤聞返舍之言。方決升輿之計。復令道榮申意懇款慰勸。

是閣下之自處有禮矣。益令瑜超超悵悵無  
地自容也。竊惟曳裾侯王之門。伺公卿之  
府。誠非素士之禮。至如閣下。僚周公之風。吐  
握見士。慕蕭王之德。坦易延賓。瑜三造於庭。  
未嘗少留鈴閣之下。是閣下之令行而教素  
也。是從官之循理而共上也。如是而不可見  
瑜將。呂貧賤。驕入乎。貧賤驕人。又豈得為禮  
之至當乎。况貴國未知士大夫相見之禮。而  
閣下爲之。嚙矢。瑜當共成其美。同底木道。而

反<sub>レ</sub>曰。纏<sub>二</sub>蹇<sub>一</sub>。開<sub>レ</sub>罪於執事。則淺薄固陋。過於<sub>レ</sub>段干申泄矣。所<sub>レ</sub>曰。惶悚跼蹐。不少自安。即欲修候謝罪。又<sub>レ</sub>曰。初五日。小修先人之祀。悲傷致病。嘔血不已。更復<sub>レ</sub>替延數日。罪甚罪甚。統容面日。荆請。持恐寓居遼遠。仍蹈前轍。是欲補過。而益<sub>レ</sub>之<sub>レ</sub>戾矣。奈何。率<sub>レ</sub>泐帛布。統希<sub>レ</sub>鑒<sub>レ</sub>。外拙稿壹篇。謹錄呈覽。

答長崎鎮巡黑川正直書

恭惟。老先生臺下。福祉駢繁。融和慶衍。違顏



三月。又忽逾年。懷念高深。戀慕誠切。獻歲。且  
來。傳聞。意樂優游。謝事。得請者。雖急流勇退。  
雅人高致。然臺下尚非懸車之年。何忍使萬  
戶皇皇也。於自計。誠得矣。於十三年。撫育舊  
恩。或無少恕乎。望日書。致島田公。并劄諭諸  
通事。如開水戶上公。且之尊。欲與庠序  
之教。此誠貴國萬年之聖政。丕顯於後昆。增  
光於史冊。是何如重典也。臺下乃緣垂愛之  
深。竟且之瑜。應命臺下。獨不念之。瑜才短學

荒體迂性拙。楛杙之材。何堪爲人作楹礎之用。徬徨四日。博議多人。終不得一可辭之語。十八日暮。遂巡怛怛。奉復島田公。因思上公之於僕。爲兩國之望。而聖教又王道之首務。貴國六十六州。群后百辟。鴻儒鉅公。卿士大夫。及成德小子。民間俊髦。引領拭目而望此舉。若使小有違錯。此誠聖學興廢之關。僕虛聲謏劣。何足目塞重望。然亦無可如何矣。至於饋廩金帛之資。僕生平志不在此。使諸

人不寒餒足矣。又何必日多寡爲慮。惟通事  
爲將命之要人。諸事必不能盡於筆談。單詞  
隻語均須傳達。禮度進退亦藉周旋。欲得其  
人。恐難其選。僕絲毫不敢與聞。惟飭治耒耜  
恭聽期會耳。四字更祈珍重。率泐附復。不盡  
願言。統惟炤鑒。

與長崎鎮巡嶋田守政書

伏承雅愛。遠逾恒等。萬萬周全。鎮密婉款。和  
怡銘刻之私。莫可言喻。別後就道。小倉已經

報聞。本月十一日至江戶。偶因賤病。連日伏  
枕。十八日午。方得謁見宰相上公。禮貌優際。  
言辭和悅。使臣諭旨。再三絡繹。上公賢明謙  
厚。古今罕有其比。是皆老先生臺下揄揚太  
過。誤信先容。不然。樸樛遠人。操何道。而能得  
此於尊貴也。謝何可。既瀕行。點撥獲行。聞差  
通事何可。候僕。且其年少。私心不盡。然之。及  
至中途。乃能回體上心。事事周慎。凡道路險  
易。陟嶺涉川。莫不遣人先期。而辨儼然。若曾

經歷之者。使僕得安意而至東武。皆其力也。及見各衙門將命之後。莫不歡然稱獎。毫無缺事。饒有餘才。固知臺下知人之明。用人之當也。敬服敬服。報命之餘。幸借鼎言。一爲慰籍。上公奉巡部期迫。僕或者未必隨行。會晤非遙。統容面佈。草率不盡。惟希崇炤。不宣。

與長崎鎮巡稻生正倫書

修途邂逅得接旌麾。傳舍起居。深叨聲教。冀竭駑鈍。日奉明教。可無負雅意耳。量地計時。

於今已當榮修。上下鼓舞之情。章叟歡抃之態。誠可目臆。料而逾度也。僕別後於十一日。抵江戶。途中服暑。抱疴數日。十八日午。方得謁見宰相上公。謙恭好士。意摯言溫。誠爲過望。復聞上公明哲仁恕。好學自修。僕虛聲推魯。對之誠爲削色。未知臺下復何旨教我。使得補苴而無過也。日切翹首西望矣。公務燕閑。或得一錫好音乎。茲因譯者何可候事。竣報命。荒穢附候。率泐不莊。惟祈矧鑒。

答明石源助書

遠辱書問。自應作答。蓋士君子之相接也。有情有文有禮。未可苟焉而已也。如其苟焉而已。則亦何呂異於市井負販百工伎術之徒哉。是曰君子慎之禮。三摯三介而後相見。不然則已褻。三揖三讓而後升。不然則已逼。古之君子豈好爲煩瑣而不近於事情。緣禮不可瀆耳。不佞雖亡國之遺民。來此求全。情文即不能備。然而不敢墮越者。徒呂禮爲之防。

也。不佞總角時。恒見先人與士大夫相接。冠裳濟濟。言論半米。進退周旋。皆雍容彬彬焉。斯時太平氣象。致足尚也。其後士大夫好爲脫畧。而惡言禮。曰爲厭物。曰爲王道。所謂王道者。非尊之也。亦借名斥絕之辭耳。未能二十年。而國已淪亡。前年至廈門。赴國姓之召。見其將吏。並寄居薦紳。皆佻達自喜。屏斥禮教。曰爲古氣。曰爲骨董。不佞知其事。必無成。故萬里崑行。不投一刺。而返。不幸果無所濟。



今紛紛未有所底可見禮也者。不特爲國家之精神榮衛。直乃爲國家之楨幹。在國家爲國家之幹。在一身爲一身之幹。未可蔑也。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知禮之國當藉君。無大夫愛惜存全之。未知禮之國當賴明哲賢豪。講求而作興之。曰登進於有禮。不然其何自異於椎結箕踞雕題鬻齒之屬哉。禮者乃天理自然之節文。初非苛禮多儀之謂也。然講求而作興。非博覽旁搜寤寐孜孜焉。不

可得已。故學問之道爲貴也。來諭欲絕今而學古。懼其死於茅茨之下。恐無了期。恐之誠是也。懼之誠是也。若實實如此。氣亦奮而志亦苦矣。誠可嘉尚。書曰。學古有獲。志曰。憤前經而不恥。語當世而解頤。是言不知古之可恥也。可恥則宜恐。宜懼矣。氣恒奮而不靡。志恒苦而不弛。何脚跟之不能立定。而聖賢之不可幾及哉。最喫緊者。無如我亦秉彝之民。不可不行之語。誠知其在我。則亦何必他求。

若使饘於斯粥於斯歌於斯哭泣於斯則亦  
世俗之民爾已。非所貴乎。豪傑之士也。夫千  
人之中。萬人之中。翹翹特技。謂之豪傑。混混  
然隨波逐流。同聲附和。謂之鄉人。二者惟足  
下擇而安焉爾。前書却回。後書不答。足下既  
不允人。復能痛自刻責。書辭又質實不潤。非  
繇此一念而充之無已。則子路可希。堯舜可  
爲。豈斯文之不可與而懼其始終見絕於先  
生。誨人不倦。不佞竊嘗奉教於君子。足下不

自絕於長者。長者何爲而絕足下哉。且貴國  
初知向方。不佞雖閉門却掃乎。然漿進之意  
多。責備之意少。故昨暮發書。今早欣然作答。  
非謂足下之盡出於禮也。亦喜其誠耳。柳川  
安東省庵者。真貴國豪傑之士。學行俱起。起  
足尚其苦心。刻志更不可及。足下同產一邦。  
猶未之知見耶。友一國之善士。其謂之何。儻  
有晤言之日。當畧陳其梗槩也。草率附復。不  
盡。

答佐野田翁書

辱惠書問。遂如素交。風土不同。語言難曉。誠  
所患矣。破窻不禦氣寒。敝廬不蔽風雨。使令  
不供。百具不足。貧士之宜然。無足怪者。惟父  
母墳墓荒蕪。未知爲何人牧馬之地。胞兄戚  
友在遠。未知爲何人魚肉之資。不得不魂夢  
爲傷耳。其他更有痛心疾首之事。初交未便  
淡言。台臺爲加賀公推許。僑寓其州。雖北堂  
在遠。幸有尊閭賢郎代供耳旨。未足興流離

之歎。曰。僕方之。不啻天淵也。來問朱王之異。不當決於後人之臆斷。寒暖之向背。即當曰孔子斷之。生知之資。自文王周公而後。惟孔子顏淵而已。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他如學而不厭。下學上達。不一而足。其於顏淵也。不稱其聞一知十。而亟道其不遷怒。不貳過。爲好學。是可見矣。朱子道問學。格物致知。於聖人未有所

戾。王文成即有<sub>二</sub>高才<sub>一</sub>。何得<sub>二</sub>輕詆之<sub>一</sub>。不過<sub>二</sub>沿陸  
象山之習氣耳。王文成固<sub>二</sub>漆於佛氏<sub>一</sub>。其欲<sub>二</sub>排  
朱子<sub>一</sub>。而無<sub>二</sub>可排也<sub>一</sub>。故<sub>二</sub>舉其格物窮理<sub>一</sub>。曰<sub>二</sub>為些  
議爾已<sub>一</sub>。愚謂此當<sub>二</sub>爭其本源<sub>一</sub>。不當<sub>二</sub>爭其末流<sub>一</sub>。  
孟子於<sub>二</sub>伯夷伊尹柳下惠<sub>一</sub>。尚曰<sub>二</sub>不同道<sub>一</sub>。周公  
召公。分<sub>二</sub>陝而治<sub>一</sub>。德教相<sub>二</sub>侶<sub>一</sub>。治效相<sub>二</sub>方<sub>一</sub>。猶且<sub>二</sub>不  
相<sub>二</sub>悅<sub>一</sub>。此豈有<sub>二</sub>所是非耶<sub>一</sub>。孔子之道。宜可<sub>二</sub>萬世  
無<sub>二</sub>弊已<sub>一</sub>。何<sub>二</sub>曰學者各得其性之所<sub>一</sub>。述<sub>二</sub>分處<sub>一</sub>。諸  
侯之國。遂有<sub>二</sub>異同<sub>一</sub>。子夏之教。行<sub>二</sub>於西河<sub>一</sub>。一再

傳而遂有吳起莊周之禍。豈孔子之道非耶。若使從其善者。改其不善者。闕其疑而就其者。三人行。尚有我師。若愚不肖。必不可化。陳子禽。叔孫武叔。尚毀孔子。二人固及門之徒也。又何有於考亭耶。王文成爲僕里人。然燈相照。鳴雞相聞。其擒宸濠。平峒蠻。功烈誠有可嘉。官大司馬。封新建伯。後厄於張璉。桂萼。方獻夫。牢騷不平之氣。故託之於講學。若不足異。不足呂表見於世。故專主良知。不得不



與朱子相水火孰知其反。呂僞學爲累耶。愚  
故曰。文成多此講學一事耳。是故古今人惟  
無私。而後可。呂觀天下之理。無所爲而爲。而  
後可。呂爲天下之法。今貴國紛紛於其末流。  
而急於標榜。愚誠未見其是也。又何論朱與  
王哉。蠱測如斯。僅塞來問。未知有當於采擇  
否也。連日積恙。日不得息。夜不得眠。率復不  
次。統希崇炤。

答矢野保庵書

向緣旅邸密邇。幸得時親聲教。一旦契闊。遂增室邇人遠之歎。前所下問。久未奉復。刻下又當有水戶之行。無容更爲遲微。僕荒陋無侶。何足<sub>レ</sub>曰知爲學之道。然竊嘗聞之於師矣。爲學非難。立志爲難。志既堅定。則寒暑晦明。貧富夷險。升沈通塞。均不足<sub>レ</sub>曰奪之矣。如此而學有不成者乎。然學者所<sub>レ</sub>曰祈進者也。所<sub>レ</sub>曰基大者也。而自<sub>レ</sub>曰爲進者。恒退自<sub>レ</sub>曰爲大者。并其小<sub>レ</sub>而失之。足下進寸退尺。學小遺大。

即此欲然不自滿之念。真善爲學也。善立志也。由此擴而充之。盈科放海。充實光輝。均莫日而禦之矣。氣拘欲蔽。屢接未嘗見希漸。即或有之。亦正須爲學。日恢弘開闢之耳。至十斷髮從俗。晦跡醫術。此國俗之所爲。無害于學。無損於志。足下既有志斯學。夫孰得而奪之哉。惟望卓然自立。奮焉獨往。萬勿隨人步趨也。冗次奉復。遲慢爲罪。

答桐山知幾書

前因射策解。偶作數字。與劉陳二凡。謂學問之事。不可。呂璞為撲。且此等事。唐人來此。其中鹵莽者多有之。不獨來此。無學無識之人。即名公。即刊本。其用事註釋。亦時有此病。未可枚舉也。故不肖於古文子史中。註解時。有批抹者。此惟可與知者道耳。與庸人言。無不抵掌而笑。接來論。知頗有意向學。不獨文藝。即言論。手采。原自恂恂可愛。儻能肆志於學。何有底止。但學須內求。不在貌取也。近世之

人。多貌取レ呂ヲ炫ス世ヲ已爾。非レ有ニ真ニ能實實求レ進ニ於學者也。趨庭踈棄。何敢造次。大儒之舉。非所敢承。漢世學業近古。稱ニ大儒者。惟董仲舒一人。其餘若賈太傅。司馬龍門。劉向。揚雄之徒。博雅閑肆。典奧淵深。至矣極矣。而俱有疵焉。豈非レ呂ニ大儒者學與德兼焉者ヲ瑜則何敢當。况ニ呂ニ避ツ難ヲ來レ此ニ貿貿往來。人品汚下。所不レ必言。書理荒踈。極ニ爲ニ謬戾ニ。祇ニ爲ニ貴國ニ。非笑而レ爲ニ大明ニ。損ニ棄ス聲實耳。來紙二幅。不敢違ニ台意ニ。

謹書上。非謂能書也。

答大和杏庵書

芟夷群兇。張大鴻業。豈非至願。然足下之所  
言者末也。儻正學行於世。則群邪自銷。自  
不待芟而自闕。不必張而自大矣。今幸貴國  
王公大人之持世者。十九不歸於佛。則下民  
之干商皂隸。復何足顧上之德風也。下之德  
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其責在於君相。不在  
於小民也。其禍在儒道之不明。不能百姓曉

然知先王之道之爲美。今按不能下而其罪亦不在乎釋子也。太陽無臨照之威。則陰霾爲之崇。故其權在於君與相耳。望之望之。

答完翁書

別後匆匆。無時寧息。十七日暮。方得澄。一三十餘金。又聞十九日准行。一時倉卒。事事不備。又一身作僕。兄翁行後。更覺周折。弟又才短。所目跋胡。竄尾。適得尊札。遠頒。并貴相知。安東省庵兄手書。及戲別詩。且錫之。且黃金。

弟自慚薄劣，何敢當其過隆之譽。況省庵兄  
銳意學古，即有超世卓識。是弟老友，何執禮  
過謙如此。如金如錫，此詩人之所曰美武公  
也。弟何人斯，乃承其貺。惜乎匆遽之甚。兩三  
日來，日夜不得寧息。惟一讀其書，已知是貴  
國白眉序說詩箴。總不及奉讀，便當携至舟  
中。既誦批評，竊來舟寄上。偶見其刻意破行  
之作，深有意乎聖賢豪傑。當是此國第一流  
人，豈獨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而已哉。幸惟相



勵勉之。堯舜孔子。非異人。俗總是吾輩分內事。弟因一時倉卒。不揣答其書。但曰一名一帖。致意。統竢到閩之後。尚書相答耳。從古多有此禮。勿曰爲畧也。別諭索字。又書參幅。奉上希炤入。轉致之。百凡俱承。高雅尊嫂。又能曲體至情。謝何可盡。統重圖報。弟此行附舟。雖船主謙虛之極。言語煦煦。弟恐舟人別有不良者。爲是彼人心腹。隻身遠涉。誠恐一旦有不測之事。不明不自。若到彼平安。弟即星速

寄聞儻有不可知。如弟所料。兄翁萬勿默默付之。無可如何。留此書爲證可也。弟舟中出入必謹。又不飲酒。必無自失。惟兄記之。冗次不備。統希崇炤。

答某書

發來書。糾摘前序之謬。讀之。驚顛錯愕。不知所云。或者彼時病困心煩。稍涉謬戾。容或有之。必不應乖戾至此極也。雖自信甚真。然必得原文考證。而後即安。一時求之無有。久苦

寓中碩鼠爲耗。是稿慮爲鼠竊。累日行坐惴  
惴。自念不佞。既曰辭章吟詠。鑿冰刻棘。非學  
復曰明興制義。塵飯土羹。非學。乃一旦背繆  
於濂洛關閩。且又不自悞於惑世誣民之說。  
不佞將安所託其足乎。數日後忽於故紙中  
得其草。於是拭目凝神。徹首徹尾讀之。又不  
覆再四讀之。不禁訝然失笑矣。足下何一誤  
至此耶。文中大意謂聖賢之道止是中庸。當  
求之於心性氣志之微。體之於家庭日用之

際不狙索之，跡象之粗者，總是糟粕，即過於推敲刻覈者，亦不足引掖後生。跡象摹擬既足，使人厭棄，而理窮渺忽，亦易令人沮喪。既已厭棄，又復沮喪，最易入於異端邪說。一入於異端邪說，豈尚復有出頭日子，故不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平平常常做去，自有一段油然而發生，手舞足蹈之妙，豈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而與濂洛關閩闢之學有異焉者。濂洛關閩五先生研精窮

理。寧有疑貳。晦菴先生得力於道問學。尚與  
尊德性者分別頓漸。朱陸之徒。遂爾互相牴  
牾。凡此皆實理實學。與浮夸虛偽。豈不風馬  
牛不相及乎。浮夸虛偽。曰文其妍。曰售其術。  
此小人無行之尤者。而謂君子爲之乎。足下  
何一誤至此。浮夸虛三者。固不辨而自明矣。  
至若指之爲僞。惟有王淮。鄭丙。韓侂胄。陳賈。  
林栗。沈繼祖之流。齷齪姦邪。無君無父。營私  
植黨。排陷名賢。所謂桀犬吠堯者也。不佞今

日舍置，故園妻子。漂泊異鄉，古人所爲。舉目言笑，無與爲歡者。又且食蔬衣敝，伶仃憔悴。廿年於外，百折不撓。自苦者何心，所爲者何事。更未嘗高自標榜，口舌動人。即使終留異國，止求數畝之地，抱甕灌園，纔自給足，即止。初無意於人間世。足下乃曰：王淮鄭丙，目之耶。所謂浮夸虛僞者，明明白白，自有卒言之旨。足下即不能融會一篇大意，乃拜不看上下文，手足下既不知古今原委，又不知國朝

典故宜乎一聞此言遂囂囂不自禁也。但求嘗求其說而不得。而遽囂囂然辯駁如是。是又一刻舟求劍者矣。可笑之甚也。文中云足下但取其精意而已矣。慎毋於聲音笑貌之間。混其泥。而揚其波。所指本自真切。若使周程張朱諸夫子而既浮夸虛偽矣。又何有所爲精意者。而今吾子取之耶。末言子慎毋於章甫縫掖之間。求孔子。然則孔子亦浮夸虛偽乎。辭旨迫不相涉。無俟明者而後知之也。

即言洛閩之徒。失其先王本意。以致紛然聚訟。痛憤明室道學之禍。喪敗國家。委銅駝於荆棘。淪神器於犬羊。無限低徊感慨故耳。未嘗自叛於周程張朱也。即使其中指摘一二。亦未爲過。不聞君子和而不同乎。伊尹自佐成湯。呂成王業。殷湯崇之爲元聖。而伊亦自言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顏子不遷不貳。孔子亦歎其庶乎。曾子獨得其宗。而未能彷彿其好學。孟子學業成就。已不能及於顏子。



藉差強人意耳。大明未亂之時。合天下之縉紳。惟僕家獨貧。國變之後。合天下縉紳。惟僕家獨安。上蒙祖父世德。下亦賴豚兒舌耕。餬口也。甚荷上公厚愛。無已。然僕不敢輕出一言。聞諸孫多人。長者又當有子。則豚兒一年館穀。常養二十人內外也。其貧可知矣。恐不能讀書。其賢不賢。益不可知矣。每思得一孫到此方。知先公母墳墓平安否。然不敢輕舉。今年夏秋間。木泥船到。有一鄉人趙姓者。其

人侶誠實。托其體訪。若諸孫有佳者。攜一人來。若未必佳。亦不敢輕易舉動。僕親戚沈魯瞻。一至海外。遂至性命之憂。事非易也。上公大德。中心銘感。幸藉鼎言。先爲致意。僕另當端謝也。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三終